

杨
连
宁

看
中
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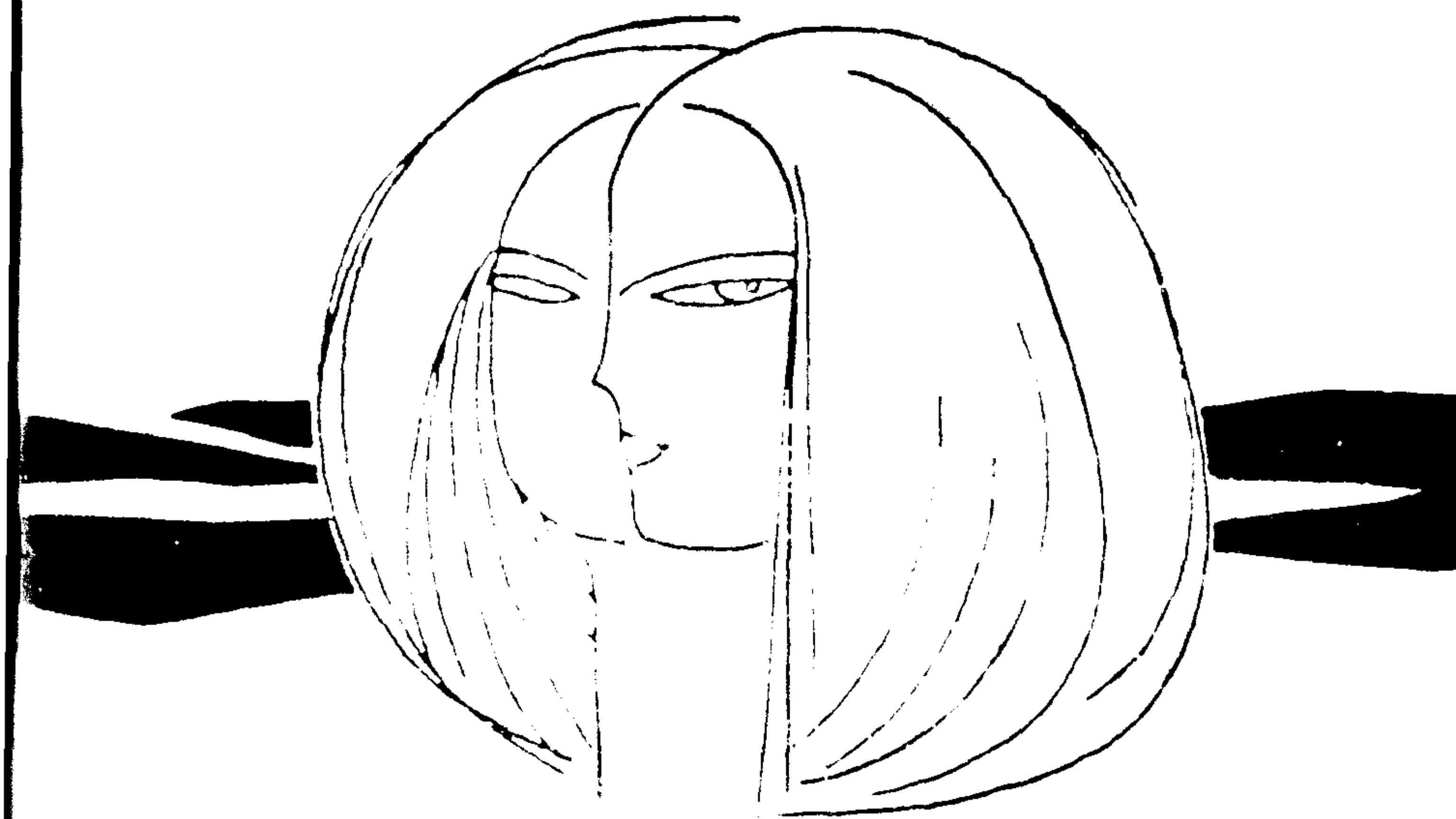
也

看
日
本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看日本也看中国



不思则罔，思也罔（自序）

先得声明，这不是一本日本游记，尽管每个小题目都是从日本写起的。

被勾魂摄魄似的，一股按捺不住要把看到想到的写出来的冲动，在访日归来的半年中始终怂恿着我。说实话，置身异国的那些天我是沉稳的，只是用冷冷的目光观察当代日本，观察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事物。当回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中时，那种冷静才溶化了，才被一股不吐不快的冲动取代了。

我试着一次又一次扪心自问：“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，又看懂了什么？你到底想到了什么，又想通了什么？才那么短短 10 来天……”可是，任何想强摅下冲动的努力，对我总是无效。到另一个世界走过一遭，像是人吞下一颗话梅。起初不辨滋味，但随着慢慢咀嚼，它终究溶化开来。个中滋味，难以分辨，也难以言传。但是，我执意不肯独吞，非要与人同享。于是，非写不可的念头，又一次涌动上来统摄住我。

说来我真迂阔。访日期间，手提箱里两本沉甸甸

甸的书，一直被我携来携去。这是美国的“日本通”埃·赖肖尔所著《日本人》和埃·沃格尔所著《世界冠军日本》的中译本。早该料到的，行踪那么匆忙，哪里用得上什么书！有双眼、双耳和双脚就足够了。语言不通，不得不少开口。日程爆满，容不得大脑从容思考，特别是容不得我用自己稔熟的逻辑，去揣测一个陌生的社会。

繁盛之状与目谋，流洒之声与耳谋，迥然而异者与神谋，怦然而动者与心谋。这些，逼着我夜夜蜷伏灯下，诉诸纸笔，匆匆捕捉耳闻目睹的枚枚锱铢，草草描下心湖荡漾的圈圈涟漪。

“日本有要饭的吗？”“日本人富吧？还有工人罢工，学生游行吗？”“你弄了个美差。怎么样？买了个大件吧？”“说说，日本人的精神面貌到底怎么样？”回国后，熟人从不同角度，以各种心态在问我。你说，我该怎么回答？可是，我又得不断作答。

“言之不文，行也不远，”^①我只好再次诉诸纸笔。好在“东洋”去来，似乎有了某种本来不算什么发言权的发言权。

“到过一天的地方，可以说上一辈子。住了一辈子的地方，连一句话也说不上。”多么浅薄的旅游者！人们就是这样讥讽他们的。可是，只要我一动笔，自己也难免跌进被调侃的旅游者中。不，不！还是对生疏的日本少说为妙。对于日本，我写不出很多。但是，拿自己住了半辈子的地方，拿自

^①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。

已熟识的生活课题对照着写，总不致于沦为饶舌的旅游者吧？

不用说，每个小题目都得先从日本写起。

怎么形容战后的日本呢？40年间，它的人均国民收入由20美元陡涨到16000美元。法国学者让·塞尔旺——施赖贝尔曾称之为吹气球似的“从零到无穷大。”^①这话虽说夸张一点，但也算言之有据。恩格斯当年就赞叹“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——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。”^②何况，我所看到的是在恩格斯百年之后——当代大工业借助科技革命，获得了令人更加惊愕的扩张力。

像过去三次战胜石油危机那样，今天的日本又战胜了日元升值。与此同时，日本向美国独占多年的一系列世界之最发起攻击。它已经连连夺魁：跃居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，变成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，并且，继续保持着世界最大的技术进口国和国际竞争力最强国的地位。名符其实，日本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亚军。

不过，日本在世界眼中，总是个巨人般的侏儒，或者，是个侏儒般的巨人。如果考虑到它的成长过程，我们又可以说，这个巨人般的侏儒是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。中世纪，日本站在中国肩上。近、现代，日本扒在美国肩上。眼下，日本踩在整个世界的肩上。如果一旦觉察到这一点，人们就会

^①见《世界面临挑战》。

^②见《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》。

在既恼火又钦佩的矛盾心情中，开始探究日本……

对于这些截然相反的不同印象，我禁不住地把它们拉到一起来表达：大自然对东瀛四岛，既吝啬又慷慨。天造地设的这种条件，使日本既贫瘠又丰腴。这是一个狭小的大国，一个节俭的富国，一个既先进又守旧的国家，一个既谦恭又倨傲的国家。

这里给人的印象，的确是互为矛盾的：一个团队意识很强而个人责任又很沉重的社会，一个实现了均等发展而又充满等级约束的社会。一个保守排外的国际开放社会，一个重人情讲面子的金钱社会，一个宗教盛行的自由社会。在日本，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统一着，入静的坐禅与小跑着办事统一着，幽深的古寺与高楼快车统一着。日本两代人同居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比例，比特别看重血缘的中国还高。日本人花起钱来，比拮据的中国人仔细得多。日本人学习新知识的劲头，比最能吐故纳新的美国人还大。日本人严于律己的性格，也叫美国人佩服。

短短的半个世纪里，日本人经历了高烧——虚脱——手术拯救——复生的过程。新生的日本人变得老谋深算，卧薪尝胆，以曲求伸。于是，这个国家变得没有“绝对正义感，”^①只信奉实利主义。像工蜂那样，人人忙碌着自己的细微事务。

这是个东方式的西方工业国，又是一个西方化的东方古

①界屋太一语。

国。富有世界意义的是，日本是第一个结束了“东方从属于西方”^①历史的国家。从殖民时代起，这部历史就开始让荣耀了千年的各个东方古国蒙受屈辱。对于日本，我说不清它是和魂洋才还是洋魂和才，抑或是汉魂洋才还是洋魂汉才。我所看到的，就是一个并没有西方化而是现代化了的东方资本主义富国。

初次踏进一个发达国家，假如跟我一样，你也是以自己习惯了不发达环境的感官去感知外部的话，那么，你的种种感觉完全陌生。但是，这些感觉却不会抽象：日本只有汽车道而没有自行车道，凤毛麟角的自行车在行人稀疏的人行道上骑。很少有不会开车的成年人。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城市，却没有万头攒动的喧闹，静得叫人生疑。没有闲逛的人，没有散步的人，也没有人注意你，人们都在不住地赶路。没有可怜巴巴的乞丐。相识的人见面必哈腰。没有见人扇扇子，没有见电风扇。因为有空调，所以，屋里没有可开的窗扇，也就没有防蚊蝇的窗纱。没有煤块、煤球、蜂窝煤，也就没有炉灰。人们每天都要沐浴换衣。一连几天不洗澡不换衬衣的人，可能属于无家可归者。没有碰到有臭味的厕所。没有见到烟囱，没有见到用砖的建筑工程，更没有见到撂在那里没人管的半截子工程。电视节目24小时不间断。没有见到痰盂，也没有便于吐痰的地面。有的河水洁净得可以直接饮用。很少见裸露的土地，一连几天不擦皮鞋也不脏……

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如果离开理性的审视，我想，上述景观接纳一个初访者，无异于大观园接纳刘姥姥的惊诧和叹为观止。充其量， he 可以把对于种种现代社会形态的最直接最朴素的感觉，归结为某一句话。这句话很可能就是：“嗨！这地球上原来还有许多人是这样生活的。”

虽然还很肤浅，但是，这句话已经标志着他的启蒙。从这个启蒙出发，他会直奔问题的另一面，即马上联想到自己的生活。于是，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心理平衡被颠覆了，那种只能以自己的过去为坐标思考问题的狭窄视野被超越了。

发达与不发达的反差越大，造成人的心理反差也越大。对在现代文明面前没有思想准备的这个“刘姥姥”，既然他已经有了感性，我们就不能让他停步不前。如果总是停留在感性上，他可能对日本倾慕得失掉自持，迷恋得乱了方寸。

中国开放 10 年，对外部世界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人，恐怕没有了。连不识字的农民，也对发达国家有了朦胧的感觉：不搞运动，但是经常有人示威游行。领导人常换，但是老百姓不陪着大起大落。还有，人们变着法子玩……这些感觉，虽然表明他们还知之不多，但也表明他们对某些片面宣传，已经不去偏听偏信了。

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必须把在日本看到的事物，竭力做理性的解释。而要这样做，就不能不拿自己熟识的生活，去作横向的对照。

“对照？中国和日本对照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照？这会不会引起误解？”我一再疑虑，又一再打消疑虑。本来

么，即使不把两国拉拢来有意对比，而只是追述日本见闻的话，由于追述的是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日本，那么难免，这种追述也会变成一种对照。何况，我们每个出访者都总结说，出了国使人越发了解祖国，原因就是能够有所对照。

为什么不该对照呢？再说，世界上又有什么事物不能相互对照呢？近代以来，日本以强凌弱，欠下中国很多，邻居间曾筑起过咫尺天涯的铁壁。日本今天现代化了，中国正在奋起直追现代化，而且，我们的目标是最终优胜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。作为东方的两个兄弟民族，大和民族正如火如荼，中华民族在中兴再造，我们应当不时地相互对照。

马克思说过，发达国家为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，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。中日之间存在社会制度的差异，更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即老马与幼驹的差异。这就是说，日本靠资本主义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、社会化、现代化，中国要靠社会主义去实现。所谓老马与幼驹，正是指两国间发达与不发达，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的不同。我想我们能够承认，表现在生产力水平上的两国差异，至少能说明一个问题，这就是，在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，日本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，而我们也得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。不这样理解，你就解释不了日本战后为什么能成功，也解释不了我们为什么要加快和深化改革。

很显然，既然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处处拿自己去和日本比。过去不是这样，我们喜欢把社会主义

和资本主义处处对立起来思考问题，似乎不这样加以区别，就什么问题也弄不清楚。其实，由于还处在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的初始阶段，我们与发达的现代社会既不对应，也不同步。正象起步晚了的长跑者，他还不能与遥遥领先的对手并驾齐驱。

如果硬要从各自的经济形态上，把不发达与发达对比一番的话，那么，尽管我们的初始阶段不同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，但是，他们在原始积累中所经历的，却是目前我们要设法避免的——

比如，盲目开发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；允许贫富拉开和地下经济的剥削；落后的劳动工具，恶劣的劳动条件，使不少人不得不从事极脏极累的体力活；劳动密集，大量使用女工，甚至有童工；人口过剩，失业，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流落四方；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社会矛盾，导致各阶层利益的对抗与冲突；教育落后，文化低俗，管理粗放；供应短缺，通货膨胀；粗制滥造，不择手段地赚钱；犯罪增加，把传统道德淹没在利己主义冰水里……

有前车之鉴在，谁也不能把这一系列资本原始积累的痛苦经历，原封不动地强加给我们。社会主义给了我们条件，使我们能够小心翼翼地选择较少痛苦的经历。然而，为了分娩现代生产力，我们也不得不承受某些与之相似的阵痛，因为，我们不能不分娩。

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——这是人们在寻求借助。实质上，我所进行的正是借用，而不仅仅是比较。借用日本社会

现代形态的事物来观照中国，这就是我的书名的含义。

令人惭愧的是，能够被我拈来加以对照的这些题目，远没有自己企图搬动的题目那么重大。这都是些生活中常见的事物。因为常见，我们可能对它缺少深究。一旦见了那些不常见的事物后，恰恰能够诱发我们解剖自己常见的事物。由此，多少能够排解一些长期在身边困扰自己的疑惑。

既然是以石攻玉，我想，我不至于碰上鲁迅当年曾经碰到过的诘难吧？“你说甲生疮。甲是中国人，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”。“……你说中国不好。你是外国人么？为什么不到外国去？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……。”^①

当日航的波音 747 客机在夜空中飞临处处灯火阑珊的本洲大地时，当客机又高高地甩远了日本的繁茂城乡，当时，那片美丽的国土上滑动着片片白云投下的荫影——我突然顿悟，原来，我们离日本是这样近。那么，为什么会感到很远呢？我不能不沉思。

不思则罔，思也罔。思维的辩证法就是如此，没办法。不论我对列出的篇目有所赘述，或者干脆没有破题，反正您能读到的，多数还是些问号。

总之，这不是一本色彩斑斓的日本游记，而是访日归来的思索，一些未能穷源竟委的思索，请您包涵了。

^①见鲁迅《华盖集·论辩的魂灵》。

目 录

- 1 不思则罔，思也罔（自序）
- 11 尺蠖：使我们全上当了
- 22 人定胜天——天定胜人——天人合一
- 28 公与私：分还是不分
- 35 “黑船”恐惧与“鬼子”恐惧
- 45 阿 Q 式性意识：属于中世纪
- 53 家用电器：“超前”了吗？
- 61 女人：还有没有妻性
- 68 人际合作：亲热或冷漠的后面
- 74 “非政治”与“泛政治”
- 81 交通：秩序与非秩序
- 88 撒哟那拉！顽固的国粹主义
- 96 住宅：“高处不胜寒”
- 101 有了公开性：也参与也不参与
- 107 现代劳心者：治人
- 113 “领薪者”之家：小康之家
- 117 我喝（这酒）故我在：醉了没醉？
- 125 人生须臾：时间就是一切

- 129 日本国际化：“要为世界作贡献”
- 135 送上门的“sex”：是穷还是富？
- 140 人为什么结婚：“恋爱情报”与征婚广告的区别
- 145 五星星的内涵：运筹
- 149 差别与均等化：两头为难
- 155 “企业文化”：争利就是争理
- 161 今天怎样做父母？
- 165 卖水的看大河——
- 169 中国留学生：能留住吗？
- 173 寻找跨越时空的乐趣：会玩也是创造
- 178 官与民：合作不合作？
- 186 电视：为什么不能更好些？
- 192 猫：没有“绝对正义感”
- 198 价值支撑：单支点与复合支点
- 204 大学生：专业精神与事事关心
- 209 有道还是无道？
- 214 西装热：为什么降温？
- 217 好一个阿雄
- 220 运动：仅仅是为了多活几年？
- 224 过剩就会浪费吗？匮乏就会节约吗？
- 229 工农业产品比价：剪刀坏了？
- 235 忠于市场的计划：看不见与看得见的手
- 240 “私”这个字，不过是我
- 246 信息开放：世界变小

- 252 警察与犯罪：魔道互高定律
- 256 被雇佣怕啥？
- 260 中小學生：与家长、老师抱成一团
- 264 “合金”食生活
- 268 三位女性：温馨的追忆
- 272 老年迪斯科：难得
- 276 丰田：用大脑着地站立
- 281 一滴奶也有人擦：事在人为
- 285 服务意识很强吗？不！
- 290 英才之塾：给学生什么？
- 294 发育中的市场：见怪不怪
- 297 中日是远亲又是近邻，但……

不思则罔，思也罔（自序）

先得声明，这不是一本日本游记，尽管每个小题目都是从日本写起的。

被勾魂摄魄似的，一股按捺不住要把看到想到的写出来的冲动，在访日归来的半年中始终怂恿着我。说实话，置身异国的那些天我是沉稳的，只是用冷冷的目光观察当代日本，观察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事物。当回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中时，那种冷静才溶化了，才被一股不吐不快的冲动取代了。

我试着一次又一次扪心自问：“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，又看懂了什么？你到底想到了什么，又想通了什么？才那么短短 10 来天……”可是，任何想强摀下冲动的努力，对我总是无效。到另一个世界走过一遭，像是人吞下一颗话梅。起初不辨滋味，但随着慢慢咀嚼，它终究溶化开来。个中滋味，难以分辨，也难以言传。但是，我执意不肯独吞，非要与人同享。于是，非写不可的念头，又一次涌动上来统摄住我。

说来我真迂阔。访日期间，手提箱里两本沉甸甸

甸的书，一直被我携来携去。这是美国的“日本通”埃·赖肖尔所著《日本人》和埃·沃格尔所著《世界冠军日本》的中译本。早该料到的，行踪那么匆忙，哪里用得上什么书！有双眼、双耳和双脚就足够了。语言不通，不得不少开口。日程爆满，容不得大脑从容思考，特别是容不得我用自己稔熟的逻辑，去揣测一个陌生的社会。

繁盛之状与目谋，流洒之声与耳谋，迥然而异者与神谋，怦然而动者与心谋。这些，逼着我夜夜蜷伏灯下，诉诸纸笔，匆匆捕捉耳闻目睹的枚枚锱铢，草草描下心湖荡漾的圈圈涟漪。

“日本有要饭的吗？”“日本人富吧？还有工人罢工，学生游行吗？”“你弄了个美差。怎么样？买了个大件吧？”“说说，日本人的精神面貌到底怎么样？”回国后，熟人从不同角度，以各种心态在问我。你说，我该怎么回答？可是，我又得不断作答。

“言之不文，行也不远，”^①我只好再次诉诸纸笔。好在“东洋”去来，似乎有了某种本来不算什么发言权的发言权。

“到过一天的地方，可以说上一辈子。住了一辈子的地方，连一句话也说不上。”多么浅薄的旅游者！人们就是这样讥讽他们的。可是，只要我一动笔，自己也难免跌进被调侃的旅游者中。不，不！还是对生疏的日本少说为妙。对于日本，我写不出很多。但是，拿自己住了半辈子的地方，拿自

①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。

已熟识的生活课题对照着写，总不致于沦为饶舌的旅游者吧？

不用说，每个小题目都得先从日本写起。

怎么形容战后的日本呢？40年间，它的人均国民收入由20美元陡涨到16000美元。法国学者让·塞尔旺——施赖贝尔曾称之为吹气球似的“从零到无穷大。”^①这话虽说夸张一点，但也算言之有据。恩格斯当年就赞叹“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——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。”^②何况，我所看到的是在恩格斯百年之后——当代大工业借助科技革命，获得了令人更加惊愕的扩张力。

像过去三次战胜石油危机那样，今天的日本又战胜了日元升值。与此同时，日本向美国独占多年的一系列世界之最发起攻击。它已经连连夺魁：跃居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，变成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，并且，继续保持着世界最大的技术进口国和国际竞争力最强国的地位。名符其实，日本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亚军。

不过，日本在世界眼中，总是个巨人般的侏儒，或者，是个侏儒般的巨人。如果考虑到它的成长过程，我们又可以说，这个巨人般的侏儒是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。中世纪，日本站在中国肩上。近、现代，日本扒在美国肩上。眼下，日本踩在整个世界的肩上。如果一旦觉察到这一点，人们就会

①见《世界面临挑战》。

②见《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》。